

略论“补必兼温”

兴化市中医院 王少华

主题词 补法 祛寒药/治疗应用

一、“补必兼温”的意义

《景岳全书·传忠录上·论治篇》云：“虚实之治，大抵实能受寒，虚能受热，所以补必兼温……”在《内经》中也早有“形不足者，温之以气”的论点，可见古今医家的认识，常常是一致的。至于为何要“补必兼温”？个人认为，温热药属阳，具有促生长发育的特性，有助于机体生命的维持与发展。在实践工作中，我们发现，对于病程短的较轻的虚证，补养药确能填补不足，起到治疗作用，但对病程长的较重的虚证，尤其是消化道出血后、妇女崩漏后、及再障等血虚、气血双亏的证候，单用补养药往往收效不佳，其中始效而终不效者有之，始终无功者亦有之。若在用补养药的同时，加入一、二味温热药，常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。至其机理，当不外补品得温药，可以藉温药的阳热之气以发挥填补不足之生机，而温药得补品，又可以凭补品的生长资源以合成一点真阳之动力。补品与温药相互依存，从而使邪消正长，生生不息。

二、常用的几首“补必兼温”的方药与用法

(一) 保元汤：本方为魏桂岩氏所创，刊载于《博爱心鉴》，由黄芪、人参、甘草、肉桂组成，用以治“虚损劳怯，元气不足，及痘疮阳虚顶陷，血虚浆清，不能起发灌浆者。方中参、芪、草三味，本为补中益气之

品，组以肉桂后，又能入下焦，温肾阳，于是亦温亦补，兼治先后二天阳事亏损的证候。我们对于虚寒腹痛，有羸瘦，面黄，形寒怯冷，神倦乏力，多汗，气短，脉弱，舌淡苔白等见证而久治不愈者，用保元汤加赤、白芍，茵、木香之辈，守方长服有效。

(二) 肾气丸：本方出自《金匱要略》，由地黄、山萸、山药、泽泻、丹皮、茯苓、附子、肉桂（原方为桂枝，现均用肉桂）组成，全方变“壮水之主”为“益火之源”，治肾阳不足，腰痛，脚弱，身半以下觉冷，少腹拘急，小便不利或小便反多，尺脉弱小，及脚气、痰饮、消渴、转胞等证。考肾气丸应为阴阳并调之方，以此水火兼补之剂，治一脏而兼水火二性的肾病至为确当。我用本方配方《金匱》防己黄芪汤治水肿反复发作，纳少，便溏之慢性肾炎，配《卫生宝鉴》人参蛤蚧散加龙牡治动则喘甚，多汗，四末清冷，面浮，肢肿，舌淡，脉沉细而弱之危重虚喘，以及配生脉散治舌淡、苔白少津，脉细弱之消渴证等，常能改善症状和检验指标，有较好的近期疗效。

(三) 炙甘草汤：此为《伤寒论》方，其方义是：炙甘草补中益气为君，佐以人参、大枣补气益胃，阿胶、地黄、麦冬、麻仁补血滋阴以养心，桂枝、生姜、清酒温通阳气，宣通百脉，全方集补气、养血、滋阴、温阳之功于一身，可使气血畅行，脉络通利，因而仲师用以治“脉结代，心动悸”的气血衰微的证候，有复脉作用，故亦称复脉汤。本

方袭用二千年而不衰，至今仍为心系疾患的常用方剂，其效用已可想见。我治心律失常，用阴阳气血并调的炙甘草汤加行气活血的郁金、琥珀，对于恢复不整脉有积极意义。

(四) 十全大补汤：本方见于《医学发明》，由补气养血的八珍汤加黄芪、肉桂组成。其中辛甘大热的肉桂，凭借其温阳之性，鼓舞气血之力，可使本方具有雄厚的气血双补之效。临床多用之治虚劳、失血后，以及妇女崩漏等。我配以紫河车、乌贼骨、鸡血藤、晚蚕沙等为丸，治血虚经闭，配以火麻仁、郁李仁治产后便秘，疗效较为满意。

(五) 虎潜丸：此方载《丹溪心法》，主要由滋阴降火、养血的知、柏、地、芍及填元阴、壮筋骨、血肉有情之方的龟板、虎骨组成。复加锁阳壮阳益精，陈皮理气，防止臃膈之弊，再入辛温之干姜温运中土，使阴血生化之源不断，以后天养先天，从而扭转因肝肾不足，阴虚火旺，阴血亏耗，无以濡养筋骨的病机，使因筋骨痿软而致腿足瘦削，步履乏力的痿证有向愈之望。我们体会，用当归拈痛丸治下肢流火的近期作用很好，但不能制止其反复发作。当下肢红肿痠痛症状消失后，如能续进虎潜丸，有延长发病期乃至杜根之效。

(六) 大营煎：见诸《景岳全书》，其药物组成有滋养阴血的当归、熟地、枸杞，补益肝肾、强筋壮骨的杜仲、牛膝，及补中气、和百药的甘草，与温肾阳、补命火的肉桂等，治真阴精血亏损，及妇人精血迟少，腰膝筋骨疼痛，或气血虚寒，心腹疼痛等证。我用此方配白芍于月经来潮的第一天煎服，连续5~7天，治妇女经后血虚腹痛、阴内吊痛患者，有养血、柔肝、缓急止痛之功。

三、病案举例

周××，女，20岁，1988年8月7日诊。慈亲年逾耳顺，先天不足之由，骨细小而肉脆，本非松柏之姿。二九天癸方至，尔

后月信无信，必四、五月始一潮，近又闭经八旬，询得经行量少，色淡不鲜，质稀，二日即净。少腹坠楚，喜按。面色萎黄，形体瘦小，肌肤弛而不张，头目眩晕，腰膝酸软，稍劳则脑鸣、气促、心悸易惊，夜难入寐，胃呆少纳。脉虚细无力，舌淡，边有齿痕，苔薄白。一派气血亏耗之象。证历两载，虚劳渐成，慎防干血癆之变！姑为气血双调，脾肾同治，仿十全大补出入调治：熟地黄20克（砂仁3克拌）、全当归、紫河车各10克，川芎6克、鸡血藤、晚蚕沙（布包）、黄芪、朱茯苓神各12克，路党参、川断肉各15克，肉桂1.5克，10剂。

8月18复诊：汛水依然未潮，幸眩晕、心悸诸证已有起色，夜寐颇安，神情日振，胃纳渐增。证情既有转机，未便更章。前方去朱茯苓神，加乌贼骨15克，肉桂量加至3克。此方服至第7剂，月经按往常惯例提前一月而至，经量较前次增多一倍以上，且历时三日始净，惟经色仍淡，经行期间未见腹坠。于原方中先后加用过山萸肉、制首乌、阿胶、鹿角霜、白术、艾叶、香附、怀牛膝等制成丸剂长期服用。治疗后第二、三次汛水分别错后27天、16天即潮，第四次仅逾期六日而至。以后每月经净后服十全大补丸成药120克，每日三次，每次6克。月经周期在33~38天之间，证情稳定。

四、讨 论

(一) “补必兼温”之说，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深远的意义，在临床上，尤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。只有亦补亦温，机体才能生化化，才能使“少火生气”而补力雄厚，更快地扭转病机，从而提高疗效。反之，只补不温，将无力鼓舞，于是“少火生气”无由，虽有填补之因，却少充盈之果，致该生者不生，应长者不长，结果疗效不显。为此要“补必兼温”。

(二) 补阳、益气的方药，均为甘温或辛

顾厥中教授脉学摭论

江苏海门中医函诊中心 汤叔良

主题词 脉学 脉象异常/分析

顾厥中教授(1921—),江苏海门人,早年私淑章次公、秦伯未二位先生,对脉学一门,数十年来反复揣摩印证,有其深切的心得和见解。兹将顾师对古今脉学的扬弃观点及积年脉诊经验,举要整理于次,谨候明哲教正。

一、摒弃模棱,崇尚实证

顾师认为,脉学从《内》《难》以降,廿四、廿六、廿八、卅三,愈出愈繁,其中有一些脉象,不惟近似到难以凿分的程度,而且过分地将每个脉象以三部九候来印定病情,机械刻板,难符临床,对此,顾师有以下三方

甘大热为主的方药,例如方剂中的右归丸、补中益气汤,药物中的桂、附、参、芪是。养血的方药中,方如四物汤、归脾汤、药如熟地、当归、龙眼等,何一非温性之品?此外,本文中所举保元汤、金匱肾气丸、炙甘草汤、十全大补汤又均用辛甘大热的肉桂,这决不是偶然因素。于此可见,在明代以前的医学家,通过临床实践,深知个中奥妙,他们虽未明言“补必兼温”,但实质上早已有这一含义在内。至于养阴药虽为甘寒性味,此点与归、地养血之类本身即具甘温性味不同,但在讨论治法及组合方剂时,前人亦多顾及孤阴不生的客观存在。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阵》中更明确指出:“水失火而败者,不补火何以甦垂寂之阴?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……善补阴者,必于阳中求阴,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”。其实此法并不自张氏始,本文

面的见解:

1. 举六纲以带目:顾师认为,脉形繁变,千病千脉,几无雷同。古今脉学家所定之脉,也不过是将同样的脉型与同类的病情互相印证,积久找出规律,因中医向无定量的测脉方法,所以用二十八脉之类以定性论脉。但二、三十种脉象,有以至数分的,有以节律分的,有以波型分的,有以力度分的,所以为了便以区别和应用。不少医家如张景岳、陈修园等主张将脉分纲以带目,这样将近似脉型归纳审辨,有利于鉴别诊断。

顾师认为浮沉是脉体,迟数是脉率,是切脉的主要内容,而大小虚实,往往寓于浮

中所举虎潜丸中,就是既用锁阳于阳中求阴,而且还用干姜以鼓舞阴阳气血生化之源,可谓智者所见略同。

(三) 参温药于补剂中时,温药剂量宜从小量开始,采取渐进的用法。因为温药初用小量,符合“少火生气”的意见,如用大量,则将成“壮火食气”的不利局面。个人的用法是:先小量,后中等量而不用大量,如用肉桂,常从1克或1.5克开始,进而2~3克,附子为3~6克,干姜为1.5~3克。此其一。其二,遣药常先选温药,后用热药,如先取黄芪、鹿角霜之属,然后再用桂、附之类。这一循序渐进的用药法,有助于病变的机体顺利地接受药力,不致因用大量的突变而出现不应发生的意外,例如阴虚体质的口燥咽干、火升甚至失血等而影响治疗。

(1989.10.23.收稿)